

# 卷十七

書名 藝文類聚一百卷 嘉靖中天水胡纘  
 宗刊本  
 撰者 唐 歐陽詢 撰  
 卷 卷十七  
 內容分類 子 類書 彙考 唐五代  
 索書號 子部 類書 2  
 編號 C5912500

## 藝文類聚卷第一

唐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歐陽詢撰

天部上 天 日 月 星 雲 風

天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

時成 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

又曰 人行健 尚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 又曰皇天震怒命我文考

肅 威 禮記曰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日月星辰

繫 物覆焉 論語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老子曰天得

一 春秋繁露曰天有十端天地陰陽水土金木火人凡十端天亦

喜 哀樂之心與人相副以類合之天人一也 爾雅曰穹蒼蒼天

也 天夏為昊天秋為旻天冬為上天 春秋元命苞曰天不足西

九故天周九九八十一萬里 渾天儀曰天如雞子天大地小

水地各乘氣而立載水而浮天轉如車轂之運 黃帝素問曰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5912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子部 類書 2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藝文類聚一百卷 嘉靖中天水胡纘宗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何瑀闕龍工之姿而見投於深井謝莊殆自同於矇瞍殷仲幾不免於強  
鋤制勒甚於僕隸防閑過於婢妾行來出入人理之常當待賓客朋從之  
義而令掃翰息駕無窺門之期廢筵抽席絕接對之理非惟交友離異仍  
乃兄弟踈闊姆姪爭媚相勸以急尼媪競說相諂以嚴其間又有應答問  
訊止巫師毋乃至殘餘飲食詰辨與誰衣被故弊必責顯領或進不獲前  
或入不聽出不入則嫌於欲踈求出則疑於有別意召必以三更為期遣  
必以日出為限夕下見晚魄朝不講曙星至於夜步月而弄琴書拱袂而  
被卷一生之內與此垂矣又警影表聞則少婢奔迸裾袂向席而醜老叢  
來左右整刷以疑寵見嫌賓客未冠以小容致斥如臣門介代荷殊榮足  
定家聲便預提拂青宮美官或由才升一切婚戚咸成恩侵是以仰冒非  
宣披露丹款非准上陳一已規全身願寔乃廣申諸門愛惠之初若恩詔  
難降投請不申便當刑膚剪髮投山竄海

藝文類聚卷第十六

藝文類聚卷第十七

人部一 頭 目 耳 口 舌 髮 鬚 髻 膽

頭

說文曰首頭也 釋名曰頭獨也體高而獨也首始也 黃帝素問曰頭  
者精明之主也 易說卦曰乾為首 毛詩曰螭首蛾眉 禮斗威儀曰  
君乘之而王其民銳頭君乘水而王其民大頭 春秋元命苞曰頭者神  
所居上圓象天 晏子曰湯長頭而鬢鬢 史記曰蘭相如為趙使秦持  
璧却立倚柱謂秦王曰趙王齎戒五日使臣奉璧今大王見臣禮節甚倨  
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  
柱矣 漢書曰陳遵長八尺餘長頭大鼻容貌甚偉 帝系譜曰神農牛  
首結繩而治伏羲人頭蛇身 嚴尤三將敘曰趙孝成王曰誰能當武安  
君平原君曰池池之會臣察武安君小頭而銳瞳子白黑分明視瞻不轉  
小頭而銳斷敢行也目黑白分見事明也視瞻不轉執志強也可與持久  
難與爭鋒廉頗足以當之 東觀漢記曰彭寵與吳漢圍隗囂於西城勅

彭書曰西城若下便可制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既平隴重望蜀每一發兵頭鬢爲白 魏志曰辰韓國兒生以石押其頭欲其扁今辰韓人皆扁頭 搜神記曰南方有落民吳時將軍朱栢一婢每夜臥後頭輒飛去或從狗竇或從天窻申出以耳爲翼將曉復還數數如此傍人恠之夜照視唯有身無頭其體微冷乃蒙之以被至曉頭還礙被不得安再三墮地而其體氣急疾若將死者乃去被頭復起附得安復瞑如常人 神仙傳曰曹公捕左慈數日得之便斷頭以白曹公公大喜曰果慈頭定視是一束茅爾 洞林曰郭璞爲左尉周都卜云君且墮馬傷頭尉後乘馬行黃昏坂下犢車觸石馬驚頭打石上流血殆死 秦記曰符堅祖洪見堅狀貌欲令頭堅腹軟字之曰堅頭 幽明錄曰河東賈弼之義熙中爲瑯琊府參軍夜夢有一人面查皤防老甚多鬢大鼻矐目請之曰愛君之貌欲易頭可乎乃於夢中許易明朝起自不覺而人悉驚走藏云那漢何處來弼取鏡自看方知恠異因還家家人悉驚入內婦女走藏云那得男子坐坐自陳說後能半面笑兩足手口各捉一筆俱書辭意皆美此爲異也

並如先 **文** 晉張敏頭責子羽文曰太原溫長仁穎川荀景伯范陽張茂

先上郡劉文生南陽鄒潤甫河南鄭冽余友有秦生者雖有姊夫之尊少而狎之同時昵好張荀之徒繼踵登朝而此賢身處陋巷屢沾而無善價爲之慨然又恠諸賢身已旣在位曾無伐木嚶鳴之聲又違王貢彈冠之義故因秦生容貌之盛爲頭責之文以戲之并嘲六子頭責子羽曰吾託爲子頭萬有餘日矣大塊稟我以精造我以形我爲子時髮膚置鼻耳安眉鬚捶牙齒眸子擣光雙權隆起每至出入人間遨遊市里行者僻易坐者竦蹠如此者故我形之足偉也子冠冕弗戴金銀弗佩膏味弗嘗食粟茹菜子遇我如讎我視子如仇居常不樂兩者俱憂何其鄙哉子欲爲仁賢耶當如臯陶后稷巫咸伊陟保乂王家永見封殖子欲爲名高耶則當如許由子臧卞隨務光洗耳逃祿千載流芳子欲爲遊說耶則當如陳軫崩通陸生鄧公轉禍爲福含辭從容子欲爲恬淡耶則當如老聃之守一莊周之自逸廓然離俗志凌雲日子欲爲隱遯耶則當如榮期之帶索漁父之儂澣棲遲神丘垂餌巨壑今子上不希道德中不効儒墨塊然窮賤

守此愚惑察子之情觀子之志退不能為處士進無望乎三事而徒玩日  
勞形習為常人之所喜對曰吾以大幸為子所寄今子欲使吾為忠耶則  
當如子胥屈平欲使吾為信耶則當殺身而成名欲使吾為介節耶赴水  
火以全貞此四者子之所忌故吾不敢造意頭曰吾欲告余以養性誨余  
以優遊而與蟣蝨同性不聽我謀悲哉俱御人體而獨為子頭且擬人其  
倫諭子儕偶子曾不如太原温顯穎川荀禹范陽張華上郡劉許南陽鄒  
湛河南鄭詡此數子或饕吃無宮或庭陋希言語或淹伊多姿態或驪驤  
上馳少智諂或口如含膠飽或頭如巾壘梓而猶以文采可觀意思詳序  
攀龍附鳳並登天府豈若夫子徒令脣口腐爛手足露濡哉居有事之世  
而耻為權謀譬猶鑿地抱甕難以求富嗟乎子羽何異牢檻之熊深窞之  
虎石間餓蟹竈中之鼠事力雖多而見功甚少宜其蹉跎煎感至老無所  
希也

易說卦曰離為目 山海經曰一臂國為人一目中其面而居 毛詩曰

美目盼兮 左傳曰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 目逆而送之 又曰睥其目

瞻其腹 春秋孔演圖曰蒼頡四目是謂並明 又舜重瞳子是謂

重明 孫卿子曰堯舜三眸子 孝經援神契曰伏犧大目 老子曰五

色令人目盲 胡非子曰目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見其背 莊子曰温伯

雪適齊舍於魯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問焉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

存矣 又曰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

位矣夫仁義翻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 慎

子曰離朱之明察毫末於百步之外下水尺不能見淺深非目不明其勢

難覩也 尸子曰使目在足下則不可以視 楚辭曰娛光眇視目增淚

又曰蛾眉曼睩目騰光 又曰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 又曰滿

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 孫卿子曰獸目而視者視一以為兩也

韓子曰田駟欺鄒君鄒君將殺之田駟恐 惠子惠子見鄒君曰有人見

君則眈其一目奚如君曰我必殺之惠子曰瞽眈兩目君奚弗殺駟東欺

齊侯南欺荆王駟之於欺人瞽也君奚怨乃弗殺 淮南子曰夫目察秋

毫之末而耳不聞雷霆之音耳調玉石之聲而目不見太山之高何則小有所志而大有所忘也 孔叢子曰夫子適周見萇弘言終退萇弘語劉文公曰吾觀仲尼有聖人之表其狀河目而隆額是黃帝之形貌也 史記曰吳王賜子胥屬鏤之劍以死子胥仰天嘆曰抉吾眼着吳東門上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乃自剄 漢書曰東方朔上書臣朔目若懸珠齒如編貝 東觀漢記曰馬援眉目如畫 鄭玄別傳曰玄秀眉明目 竹林七賢論曰王戎眸子洞徹視日而眼明不虧 瀨鄉記曰老子大目 梁劉孝綽詠眼詩曰含嬌睇已合離怨動還開欲知密中意浮光逐奕迴 竟陵王蕭子良眼銘曰惟正是視玄黃匪惑非禮不觀儀形是則慎爾所覲無怨斯德

耳

樊氏相法曰耳門不容麥百歲 相書曰耳門小富而恡 淮南子曰禹耳三漏是謂大通興利除害決江疏河 老子曰五音令人耳聾 孟子

曰伯夷耳不聽惡聲 史記曰韓信使人言於漢王齊反覆之國不為假王鎮之其勢不定漢王大怒張良陳平躡漢王之足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王乎因立之 范曄後漢書曰珠崖儋耳其渠師耳垂肩三寸列仙傳曰務光夏時人耳長七寸陽都女耳細而長衆皆言此天人也 烈士傳曰燕丹使田光往侯荆軻值其醉唾其耳中軻覺曰此出口入耳之言必大事也則往見光 蜀志曰先主長十尺五寸垂臂下膝顧自見其耳 英雄記曰曹公擒呂布布顧劉備曰玄德卿為上坐客我為降虜繩縛我急獨不可一言耶操曰縛虎不得不急曹公欲緩之備曰不可公不見布事丁建陽董太師乎操領之布目備曰大耳兒最叵信 魏書荀攸年七八歲父衢曾醉誤傷攸耳而攸出入遊戲常避護不欲令衢見也衢後聞之乃驚其夙智如此 抱朴子曰老君耳長七寸 瀨鄉記曰老子耳有三門 楚辭曰曾頰倚耳曲眉規 樊氏相法曰人耳困長寸三分壽百二十歲一寸壽百歲如豆生即死耳門前有仙人杖四理一百歲三理八十二理六十 晉祖台之荀子耳賦曰夫惡勞而希逸寔萬物

之至誠何斯耳之不及託荀子而宅形在瘠土而長勤無須史之閑寧預  
清談而閉塞開鄙穢而聰明竭微聽於門閣採羣下之風聲齊竟陵  
王蕭子良耳銘曰惟耳是聽仁愛是聞詳察巧言離辯異羣無迷邪誦炫  
惑莫分

口

易說卦曰允為口 禮記曰數誚無為口容 又曰口容止 又曰負劍  
辟咎詔之則掩口而對 又曰趙文子其言訥訥然如不出諸其口 孝  
經曰口無擇言 孝經援神契曰舜大口 又曰孔子海口含海 老子  
曰五味令人口爽 莊子曰公孫龍問於魏牟曰吾聞莊子之言芒焉異  
之牟曰子獨不聞坎井之齷謂東海之鼈曰坎井之樂亦至矣子奚不來  
入觀乎鼈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矣公孫龍口喏而不合舌舉而不下  
史記曰秦始皇遊於會稽渡浙江項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  
掩其口曰無妄言誅族矣 又曰鄧公見景帝曰吳王為反數十年矣發  
怒削地以誅錯為名其意非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復言

鬼谷子曰口者機關也所以開閉情意也 又曰口可以食不可以言

說苑曰常縱有疾老子曰先生疾甚無遺教語弟子平常縱乃張其口示  
老子曰舌存乎曰存豈非以軟耶齒亡乎曰亡豈非以剛耶常縱曰天下  
事盡矣 又曰惡言不過口苛言不留耳口者關也舌者機也出言不審

駟馬不能追也 漢書曰漢王擊魏豹問酈食其曰魏大將誰也曰栢直  
漢王曰是口尚乳臭 又曰周昌曰臣口不能言心知其不可 又曰楊  
雄口吃不能戲談 應劭漢官儀曰侍中才存年老口臭帝賜雞舌香令

含之 杜恕體論曰束修之業其上在於不言其次莫如寡知也故諺曰  
使口如鼻至老不失 養生經曰軍營之中有甘泉軍營口也 養生要  
尹氏內解曰口為華池 相書曰欲知人多口舌當視其口如鳥喙言語

皆聚此多舌人也 相書雜要曰口大容手赤如朱丹貴且壽 瀨鄉記  
曰老子方口 吳錄曰孫權方頤大口目有精光 歲 宋謝惠連口箴曰  
宣納之由寔伊樞機唯舌是出馳駟安追差斃千里君子慎微何用口爽

信在甘肥 誠 晉傳玄口誠曰勿謂何有積怨致咎勿曰不傳伏流成川

蟻孔潰河流穴傾山 **銘** 齊竟陵王蕭子良口銘曰惟口是慎慎乎語笑  
三緘是戒事重周廟戒之戒之無貽厥誚

舌

山海經曰反舌國其人反舌 呂氏春秋曰善爲君者蠻夷反舌殊俗異  
習皆服德厚也 莊子曰公孫龍口吐而不合舌舉而不下 燕丹子曰  
荆軻之燕太子曰田先生今無恙乎軻曰光臨送軻之時言太子戒以國  
事耻以丈夫而不見信向軻吞舌而死矣 史記曰平原君已定從而歸  
至於趙曰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強於百萬之師 又曰留侯曰家世相韓  
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讎強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之師  
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 又曰張儀嘗從楚相飲已而楚  
相亡璧門下意儀盜璧共執儀掠笞數百不服釋之其妻曰子無讀書將  
說安得此辱乎儀張口曰視吾舌尚在否妻曰在也儀曰足矣 說苑曰  
韓平子問叔向曰剛與軟孰堅對曰臣年八十矣齒再墮而舌尚在 神  
異經曰東荒山中有大石室東王公居之長一丈頭髮皓白鳥面人形而

虎尾恒與玉女文投壺

漢書蒯通謂韓信曰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十舌

下齊七十城

英雄記曰曹操與劉備密言備泄之於袁紹紹知操有圖

已之意操自咋其舌流血以失言戒後世

搜神記曰永嘉中有天竺胡

人能斷舌先吐舌示賓客然後刀截血流覆地乃取置器中傳示人取舌

還含有頃如故

郭子曰殷仲堪云三日不讀道德經覺舌本間強 沈

約宋書曰南郭王義宣生而舌短澁言 相書曰舌如絳赤者賢人也

相書雜要曰吐舌及鼻三公

賦 梁簡文帝舌賦曰奚茲先生問於何斯

逸士曰夫三端所貴三寸著名故微言傳乎往記妙說表乎丹青魯談笑

而軍却王言詠而瑞隆陸有千金之富周爲一說之功復有搆扇之端讒

諛之迹艷紫凌朱飛黃妬白吾將欲廢便辟之交遠巧佞之友殄張儀之

餘穢蘇秦之後粉虞鄉之白璧碎漢王之玉斗然後浮僞可息淳風不朽

晉張韓不用舌論曰論者以爲心氣相駢因舌而言卷舌翕氣安得

暢理余以留意於言不如留意於不言徒知無舌之通心未盡有舌之必

通心也仲尼云天何言哉四時行焉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

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是謂至精愈不可聞樞機之發主乎榮辱禍言相  
尋召福甚希喪元滅族沒有餘哀三緘告慎銘在金人留侯不得已而掉  
三寸亦反初服而効神仙靈龜啓兆於有識前却可通於千年鸚鵡猩猩  
鼓弄於籠羅財無一介之存普天地之與人物亦何屑於有言哉

髮

歸藏啓筮曰共工人面虵身朱髮 左傳曰齊侯田于菑盧蒲癸見泣且  
請曰余之髮如此種種余奚能為種種也 公曰吾告二子子尾欲復之子雅  
不可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子雅放盧蒲癸于北燕 又  
曰昔有仍氏女生鬢黑美髮為鬢而其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取之  
禮斗威儀曰君乘木而王為人美髮 呂氏春秋曰昔者殷旱五年湯乃  
以身禱剪髮自以為犧用祈福於上帝 韓子曰文公之時宰人上炙而  
髮繞之文公召宰人而謂之宰人曰臣有死罪三援礪砥刀利猶于將切  
肉斷而髮不絕臣之罪一也援錐貫鬢而不見髮臣之罪二也奉炙鑪炭  
肉盡赤紅炙熟而髮不焦臣之罪三也堂下得微有嫉臣者平公乃召其

下而謂之果然乃誅之 又曰燕李季好遠出其妻有士季至士在內妻

患之妾曰令公子裸而解髮直出門吾屬佯不見也公子從其計疾走出

門季曰是何人也家室皆曰無有季曰吾見鬼為之奈何婦曰取五姓之

水浴之季曰諾乃浴 家語曰顏回二十髮白 史記曰蘭相如持璧却

立倚柱怒髮上衝冠 漢書曰蘇武留匈奴十九年始以強壯出及還鬢

髮盡白 淮南萬畢術曰理髮竈前婦安夫家 又曰用麻子中人桐葉

米汁煮之沐二十日髮長 東觀漢記曰明德后美髮為四起大髻但以

髮成尚有餘統髻三匝 又曰和熹皇后六歲諸兄持后髮后曰身體髮  
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奈何弄人髮乎 曹瞞傳曰太祖嘗行  
經麥中令士卒無敗麥犯者死騎士皆下馬持麥以相付時太祖馬騰入  
麥中太祖曰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帥下然張為軍帥不可殺請自刑因援  
劍割髮以置地 王隱晉書曰陶侃為吏鄱陽孝廉與親友過侃宿母截  
髮以供賓諸客歎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也 詩梁何遜白髮詩曰然白不  
難染蓬生本易扶唯此星星髮獨與眾中殊 賦 晉左思白髮賦曰星星



白髮生於鬢垂雖非青蠅穢我光儀策名觀國以此見疵將拔將鐻好爵  
是縻白髮將拔怒然自詎稟命不幸值君年暮逼迫秋霜生而皓素始覽  
明鏡惕然見惡朝生晝拔何罪之故予觀橋抽一瞞一睥貴其素華匪尚  
綠葉願戢子之手攝子之鐻咨爾白髮觀世之途靡不追榮貴華賤枯芥  
芥闔闔藹藹紫盧弱冠來仕童髻獻謨甘羅乘軼子奇剖符英英終賈高  
論雲衢拔白就黑此自在吾白髮臨欲拔瞑目號呼何我之冤何子之誤  
甘羅自以辯惠見稱不以髮黑而名著賈生自以良才見異不以烏鬢而  
後舉聞之先民國用老成二老歸周周道肅清四皓佐漢漢德光明何必  
去我然後要榮咨爾白髮事故有以爾之所言非不有理曩貴者羞今薄  
舊齒皤皤榮期皓首田里雖有二毛河清難俟隨時之變見歎孔子髮乃  
辭盡誓以固窮昔臨玉顏今從飛蓬髮膚至脆尚不克終聊用擬辭比之  
國風序晉稽含白首賦序曰余年二十七始有白髮生於左鬢斯乃衰  
悴之標證棄捐之大漸也蒲衣幼齒作解夏后漢之賈鄧弱冠從政獨以  
垂立之年白首無聞壯志泯於蕪塗忠貞抗於棘路耨耨衰而有川上之

感觀趣舍而抱慷慨之嘆

鬮髀

說文曰鬮髀頂也 廣雅曰顙顙謂之鬮髀 莊子曰莊子使楚見空髀

髀擊以馬捶而問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爲此乎將有凍餒之患而爲此乎

語卒援鬮髀枕而臥鬮髀見夢曰夫死無君於上無目於下亦無四時之

事與天地爲春秋雖南面帝王樂不能過也 魏略曰王忠先因飢噉人

五官將與共從駕出行過家間無何令取道邊死人鬮髀繫著忠馬鞍上

以爲戲笑 盛弘之荊州記曰長沙蒲圻縣有呂蒙冢冢中有一鬮髀極

大蒙形既長偉疑即蒙鬮髀也 廣州記曰盧循襲廣州風火夜發奔免

者數千而已循除諸燒骨數得鬮髀三萬餘於江南洲上作大坑塋之今

名共冢 南州異物志曰烏潯人鬮髀破之以飲酒 續搜神記曰永嘉

五年張榮爲高平戍邏主時遭曹嶷賊寇亂人皆塢壘自保固見山中火

起飛埃絕爛十餘丈樹顛大焱響動山谷久聞人馬鎧甲聲謂嶷賊上人

皆惶恐並嚴出將欲擊之引騎到山下無有人但見碎火來曬人袍鎧馬

毛鬢皆燒於是軍人走還明日往視山中無燃火處唯見髑髏百頭布散  
在山中賦後漢張衡髑髏賦曰張平子將遊目於九野觀化於八方顧  
見髑髏委於路旁平子悵然而問之子將并根推命以天逝乎本喪此土  
流遷來乎爲是上知爲是下愚答曰吾宋人也姓莊名周遊心方外不能  
自修公子何以問之對曰我欲告之於五嶽禱之於神祇起子素骨反子  
四支髑髏曰死爲休息生爲役勞冬之外疑何如春水之消況我已化與  
道逍遙與陰陽同其流元氣合其朴雲漢爲川池星宿爲珠玉雷電爲鼓  
扇日月爲燈燭合體自然無情無欲不行而至不疾而速晉呂安髑髏  
賦曰躊躇增愁言遊舊鄉惟遇髑髏在彼路傍余乃俯仰咤歎告于吳蒼  
此獨何人命不永長身銷原野骨曝大荒余將殯子時服與子嚴裝殮以  
棺槨遷彼幽堂於是髑髏蠢如精靈感應若在若無斐然見形溫色素膚  
昔以無良行違皇乾來遊此土天奪我年令我全膚消滅白骨連翩四支  
摧藏於草莽孤魂悲悼乎黃泉余廼感其苦酸哂其所說念爾荼毒形神  
斷絕今宅子后土以爲永列相與異路於是便別魏陳王曹植

說曰曹子遊乎陂塘之濱步乎秦穉之藪蕭條潛虛經幽踐阻顧見髑髏  
塊然獨居於是伏軾而問之曰子將結纓首劔殉國君平將被堅執銳斃  
三軍乎將嬰茲固疾命殖傾乎將壽終數極歸幽冥乎叩遺骸而歎息哀  
白骨之無靈慕嚴周之適楚儻託夢以通情於是仁若有來恍若有存影  
見容隱厲響而言曰子何國之君子乎既在輿駕愍其枯朽不惜咳唾之  
音慰以苦言子則辯於辭矣然未達幽冥之情識死生之說也夫死之爲  
言歸也歸也者歸於道也道也者身以無形爲主故能與化推移陰陽不  
訖更四節不能虧是故洞於纖微之域通於恍惚之庭望之不見其象聽  
之不聞其聲挹之不冲滿之不盈吹之不凋噓之不榮激之不流凝之不  
停寥落冥漠與道相拘偃然長寢樂莫是踰曹子曰子將請之上帝求諸  
神靈使司命輟籍反子骸形於是髑髏長呻廓皆曰其矣何子之難語也  
昔太素氏不仁無故勞我以形苦我以生今也幸變而之死是反吾真也  
何子之好勞而我之好逸子則行矣余將歸於太虛於是言卒響絕神光  
霧除顧將旋軫乃命僕夫拂以玄塵覆以緇巾爰將藏彼路濱壅以丹土

翳以綠榛夫存止之異勢乃宣尼之所陳何神憑之虛對云死生之必均

膽

黃帝素問曰膽者中正之官斷決出焉 吳越春秋曰越王欲報怨懸膽

於戶出入嘗之 事具水部水篇 魏志曰樂進字文謙容貌短小以膽烈從太祖

又曰袁紹在黎陽將南度程昱守甄城太祖欲益其兵昱不肯曰袁紹擁

十萬衆見昱兵少必輕易不致若益昱兵過則不可攻之必克徒兩損其

勢願公無疑太祖從之紹聞昱兵少果不往太祖曰程昱之膽過於音育

吳志曰呂蒙病篤孫權問曰卿如不起誰可代者對曰朱然膽守有餘愚

以為可任 管輅別傳曰輅年十五瑯琊太守單子春雅有才度欲見輅

輅造之客百餘人有能言之士輅謂子春曰府君名士加有雄貴之資輅

既年少膽未堅剛若欲相觀懼失精神請先飲酒三斗然後而言子春大

喜酌三斗獨使飲之於是輅人人言對言皆有餘 劉琨書曰膽識堅定

臨難無苟免之意 世說曰姜維死時見剖膽大如斗 **論** 魏嵇康明膽

論曰有吕子春者精義味道研覈至非以為人有膽可無明有明便有膽

矣嵇先生以為明膽殊用不能相生論曰夫元氣陶鑠衆生稟焉賦受有

多少故才性有昏明唯至人特鍾純美兼周外內無不具備降此已往蓋

闕如也或明於見物或勇於決斷人情貪廉各有所止譬諸草木區以別

矣兼之者博於物偏受者守其分故吾謂明膽異氣不能相生明以見事

膽以決斷專明無膽雖見不斷專膽無明則違理失機

藝文類聚卷第十七





